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in the Role Debate**

角色论争中的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

苏 杭/著

 科学出版社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in the Role Debate

角色论争中的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

苏 杭 著

本书得到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辽宁省创新团队“全球金融治理与区域经济合作(编号: WT2014008)”资助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自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创立以来,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增长迅猛, 非洲已成为中国重要的资源能源供应地和产业转移的目的地。然而, 在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 却出现了质疑、指责甚至批评中国的声音, 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角色论争成为中非经贸合作成长中的“烦恼”。本书以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过程中遭遇的角色论争为背景, 勾勒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发展脉络, 阐述了大国在非洲市场上展开的博弈, 指出应结合非洲市场的特殊性, 对非洲开展“巧”投资, 实现中国与非洲经济的共同发展。

本书适用于世界经济、国际投资等专业的研究生, 也适合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及政府相关决策部门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角色论争中的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 / 苏杭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03-042794-6

I. ①角… II. ①苏… III. ①对外投资—直接投资—研究—中国 ②中外关系—对外援助—研究—非洲 IV. ①F832.6 ②D82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0259 号

责任编辑: 李 莉 / 责任校对: 董孟孟
责任印制: 李 利 / 封面设计: 蓝正设计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7 1/2 插页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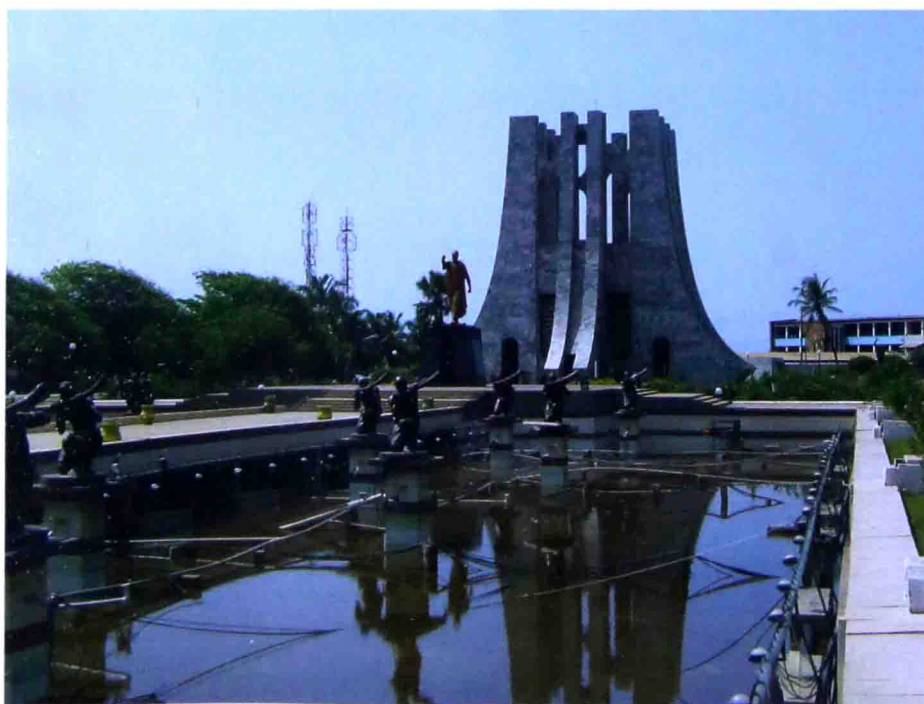
字数: 160 000

定价: 5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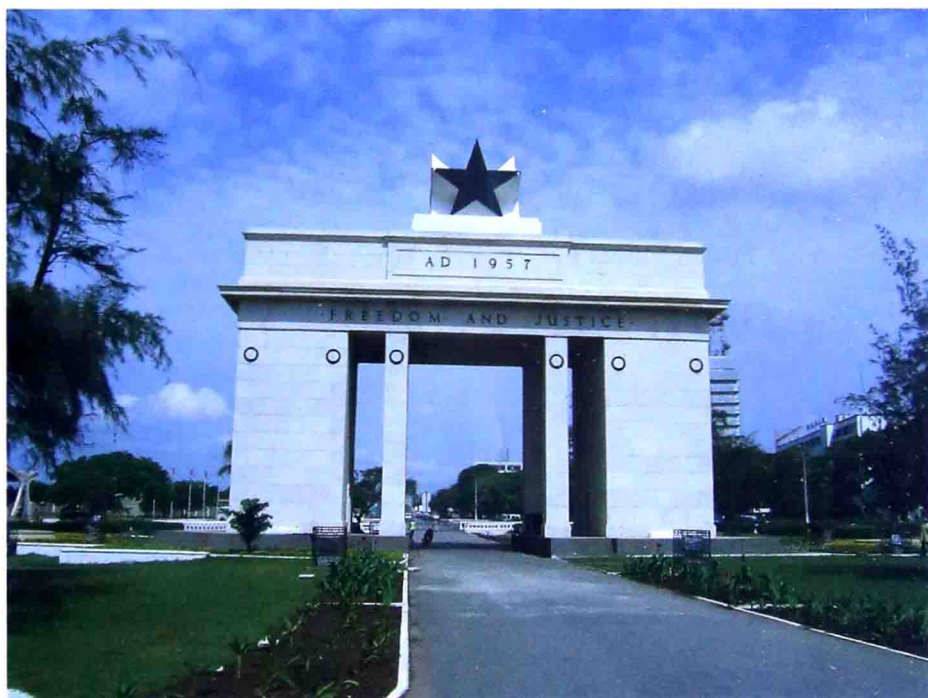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利比里亚-中国长城饭店



加纳开国元勋恩格鲁玛陵园(纪念碑由中国公司承建)



加纳独立广场的无名烈士纪念碑



加纳独立广场(黑星广场)的总统主席台



加纳独立广场(黑星广场)的无名烈士纪念碑



加纳黄金海岸的奴隶堡



科特迪瓦体育馆(中国援建)



科特迪瓦阿比让象牙酒店



童真热情的科特迪瓦儿童



肯尼亚纳库鲁国家野生动物园(一)



肯尼亚纳库鲁国家野生动物园(二)



肯尼亚纳库鲁湖的火烈鸟



肯尼亚纳库鲁狮子山酒店



肯尼亚马赛族村落

前言

中国与非洲虽相隔万里，却在几个世纪前就已开始相互认知与互动。1421年，郑和率领的船队到达肯尼亚的拉穆岛，这比1488年迪亚斯绕过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率船队沿非洲东海岸航行要早半个多世纪。在肯尼亚当地，至今还有一些被称做“法茂人”的族群声称自己是中国人的后裔。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关闭了国门，而近代以来殖民主义者对非洲和中国的入侵导致中非间的交往告一段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非间的友好交往在500多年之后得以续写。1955年4月18~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就中非关系而言，这次会议是一座里程碑，它的意义在于：为中非国家领导人之间“提供了难得的相互接触的机会”，这种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使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建立了初步的相互了解”^①。参加万隆会议的29个国家中，有6个是非洲国家，它们分别是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时称黄金海岸）、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中国政府利用万隆会议的契机，开创了中国与非洲国家交往的新局面。非洲国家不再是“从美国的报章杂志上了解中国”^②，而是与中国开展实质性的友好交往。1955年8月，埃及派出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埃之间签订了贸易协定和第一个协定年度议定书。1956年1月，苏丹独立，其后也迅速开展了与中国的经贸合作。1960年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访问中国，成为首位到访中国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元首，其间，两国共同缔结了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第一个友好条约，同时签订了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支付协定等。

万隆会议之后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非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向

① 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5月13日。

② 周恩来同阿联总统纳赛尔会谈记录，1963年12月19日。

非洲提供了大量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在所有的对非援助中，“坦赞铁路”^①发挥了极大的示范效应。

1978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中非间经贸合作的基础也随之发生变化，中非经济交往迎来了新的纪元。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创立后，中非经贸合作更是实现突破性发展。相关数据显示，自2009年起，中国已经连续五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也是非洲新兴投资的重要来源地，非洲则是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和海外第二大承包工程市场。截止到2013年年底，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存量已达250亿美元，在非洲直接投资的中资企业超过2500家。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非，明确了中非“命运共同体”关系。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非提出的“461”框架，为中非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中非经贸合作的2.0版呼之欲出。

在经历了量的积累后，未来的中非经贸合作将更多地向质的层面迈进。中非之间的经贸合作此前一直由传统商品贸易和工程承包推动，未来中非应着力在投资合作领域加强合作。未来一段时期，非洲在跨国、跨区域一体化方面将有所发展，其中蕴藏着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机遇，中国若抓准时机，则大有可为。此外，鉴于中国正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内一些产能过剩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加速向非洲转移。因此，中非投资合作潜力无限。

然而，在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一些针对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意图和影响的怀疑、质疑和指责也随之产生，出现了所谓“中国在非洲”的角色论争。这种角色论争既有西方媒体的蓄意歪曲，也有中非双方因近距离接触所产生的误解和矛盾，复杂的舆论环境折射出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所遭遇的“成长的烦恼”。随着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非洲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海外利益的不断增长，中国政府需要树立全球视野，用更完善的制度设计来维护自身在海外的权益。就对非洲直接投资而言，尽管目前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在中国整体对外投资中占比仍然较低，但是从长远看，如果考虑到非洲的增长潜力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予对非洲直接投资更多的关注及政策投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具有战略前瞻性的。

今天的中国经济，站在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上，让13亿人远离贫困，走向繁荣和文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奇迹。而要让这奇迹持续下去，需要科技创新、

^① 坦赞铁路全线共建桥梁320座，总延长米为16520米；隧道22条，总延长米为8898米；兴建车站93座；建设房屋总面积为37.6万平方米。该项目于1968年5月开始进行勘测设计，1970年10月正式开工，1976年7月全部建成移交。为建设这条铁路，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共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高峰时期在现场施工的中国员工队伍多达1.6万人，在工程修建及后来的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4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wjs_611318/2159_611322/t9001.shtml。）

模式创新和思想创新。面对非洲这样一个站在经济腾飞边缘的巨大市场，任何犹豫都将导致错失良机。通过中非经济互动实现近 24 亿人的包容性增长，将是中国给予自己及整个世界的历史性机遇。中国与非洲，一起奔跑吧！

本书不同于一般的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论著，而是以中国在非洲遭遇的“角色论争”为切入点，阐述了中国在非洲直接投资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和问题，希望引起更多的关注，让对非洲直接投资能够更好地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服务。本书得以付梓，要感谢科学出版社的马跃老师和李莉老师，感谢他们的支持与鼓励。

苏杭

2014 年 7 月 22 日于师言阁

目 录

第 1 章 文献中的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	1
1.1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基本概况	1
1.2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问题与挑战	6
1.3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	10
第 2 章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历史与现实	15
2.1 从援助到对非洲直接投资	15
2.2 21 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	19
第 3 章 角色论争与软实力建设	35
3.1 参与者 vs 掠夺者：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中的角色论争	35
3.2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软实力构建	49
第 4 章 非洲：大国博弈的新舞台	60
4.1 大国“重返非洲”	60
4.2 中非合作论坛与非洲开发国际会议：中国和日本在非洲的机制竞争	70
4.3 日本的非洲棋局	77
第 5 章 中国与非洲：一起奔跑	81
5.1 中非经济双转型	81
5.2 从“中国制造”到“非洲制造”	88
5.3 “巧”投资：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新思维	92
5.4 中国的非洲参与：共渡转型	97
参考文献	101



文献中的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

自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创立以来,中非经贸合作实现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其中,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12 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已近 30 亿美元,非洲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第四大目的地。鉴于非洲拥有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及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未来非洲在中国 FDI 发展中的影响力还将持续上升。在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不断增加的同时,国内外有关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中国企业开展对非洲直接投资及政府部门制定实施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为中国在非洲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做了强有力的辩护。

1.1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基本概况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创立,中非关系进入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新阶段。2002 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方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开始积极开拓非洲市场(陈宗德,2004)。

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召开,同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①,明确表示:“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兴业,继续为此提供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并愿与非洲国家探讨促进投资合作的新途径和新方式。继续制订和完善相关政策,加强引导,注重服务,提供便利。欢迎非洲企业到中国投资。继续与非洲国家商议签订并落实《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

^①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1/12/content_4042_333.htm, 2006-01-12.

协定》与《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非洲国家共同营造良好的投资合作环境，保护双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非洲市场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点地区之一，为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兴业，中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性政策措施。例如，适当放宽了企业境外投资限制，建厂投资的设备、零件、原材料享受出口退税。对于在国外投资带动国内相关产品出口的企业及新开拓出口市场的企业和产品，中国政府从简化手续、减免税费征收等方面实行政策倾斜，加大扶持力度。不仅如此，政府还允许境外企业在开业的5年内所获外汇实行全额留成，以用于扩大再生产。在政府政策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发展步伐开始加快，投资领域和规模也不断扩大(朴英姬，2006)。

1.1.1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地域和行业分布

在企业制定国际化经营战略的过程中，行业选择策略对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成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非洲的产业发展现状与中国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一方面，非洲经济发展长期依赖资源能源产业，导致其经济结构极为单一；另一方面，非洲的制造业基础非常薄弱，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供应不足(李智彪，2005)。这种互补型的产业发展现状为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开展创造了巨大空间。对中国而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已具有一定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很多制造业产品已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亟须寻找延长产品生命周期的市场；就非洲国家而言，制造业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已成为其产业发展的突出难题，但与此同时，大多数非洲国家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中非在产业和资源上的互补性为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中国整体 FDI 领域分布不同，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产业、服务业、基础设施行业和制造业等领域(胡盛霞和董有德，2008)。其中，基础设施行业是中国在非洲最早投资的部门(Renard，2011)，同时也是非洲最亟待改善的部门。2009年，世界银行曾发布《非洲基础设施：改造正逢其时》的调研报告，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薄弱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供水、道路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导致其每年的国民经济增速下降2个百分点，生产率降幅更是高达40%(世界银行，2009)。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是伴随着中国对非洲开展工程承包及对非洲援助开展起来的，中国一直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动非洲能力建设、实现自主发展的重点领域。2012年，中国企业在非洲完成的承包工程营业额达到408.3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了45%，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总额的35.02%。非洲已连续四年成为中国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3)。中国企业在非洲建成了大量市政道路、高速公路、

立交桥、铁路和港口项目,有效地改善了非洲国家的通行状况,促进了非洲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经贸发展和人员往来,非洲的基础设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4年5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时表示,中国企业将与非洲合作打造包括非洲高速铁路网络、高速公路网络和区域航空网络在内的“三大基础设施网络”。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也在悄然变化。21世纪以前,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工、纺织、服装、制药等领域(刘乃亚,2008)。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能源约束日渐突出,而非洲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因此能源和矿产领域的投资在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开始上升(张宏明,2012)。与此同时,非洲国家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支撑,引入中资企业,将潜在的矿产资源变成现有财富必定为低迷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转机(戴开明,2013)。为了吸引更多的中资企业以带动本国经济增长,2012年以来非洲的津巴布韦、几内亚等国家纷纷提高了矿业权的维护费用,并收回了部分过期的优质矿业权,这为“寻矿中”的中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寻矿机会。近年来,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带动下,中国对非洲矿业的投资规模逐步扩大,领域不断拓宽,方式日趋多样,成效显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对非洲矿产领域的投资是互利共赢的,在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同时,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黄梅波和黄飞翔,2013)。

制造业投资是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中另一个增长较快的领域。产业转移型、市场开拓型、资源加工型和战略进入型是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军非洲市场的四种主要类型(李星和周晓毅,2012),尤其是产业转移型投资,在当前的中非投资合作中十分亮眼。目前,中国日益面临资源短缺、劳动力成本提高、产业升级等问题的困扰,给长久以来中国所扮演的“世界工厂”的角色投下阴影。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中国需要积极筹划把那些技术门槛低、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向外转移。目前,中国的产业政策鼓励企业向价值链的上游发展,这说明中国领导层已经接受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沈乎,2011),希望通过产业转移来加速产业升级。与面临现实困境的中国相比,非洲优越的资源条件赋予其取代中国成为新世界工厂的潜力。中国通过向非洲转移劳动密集型低中端制造业,不仅可以缓解中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发展通道趋窄的问题,而且可以让大多数处于工业化进程初期的非洲国家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解决国内就业难题(李智彪,2012)。随着非洲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未来中国对非洲制造业的投资将持续增加。由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持编写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指出,中非经贸合作正从能源合作转向产业转移。中国在非洲直接投资的玻璃、皮革、汽车等生产